

回憶陶行知先生

——其生平及其學說——

白 韜 著

光華書店發行

光華叢刊

92

Kd

回憶陶知行先生

光華叢刊

白 韜 著

光華書店發行

回憶陶行知先生

著者 白

韜

出版者 光華書店

發行者 光華書店

各地

■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 ■

HUEIYI TAU HING-ZHY
SIANSHENG

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哈爾濱印造
一九四八年七月在哈爾濱再版
東北版發行五千冊



像遺生先知行陶

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（代序）

陸定一

我今天代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來追悼陶行知先生。中共中央，對於陶行知先生之死，異常悲痛，認為這是中國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的重大損失，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重大損失。因為陶先生一生致力於救國事業，民主事業與教育事業，他在教育方面對人民的貢獻尤為巨大與不可磨滅，陶先生之死，對於中國民主運動與新教育運動是不可補償的損失。

我們追悼的陶行知先生，是人民的教育家。在人民中進行教育，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目的：一種是蒙蔽人民，要人民甘心做反動派的奴隸，做帝國主義的順民，服從命運或英雄的擺佈。抱着這樣目的的教育，不管它叫什麼名字，決不是為人民的教育，而只能是奴隸的教育。這種教育是決計沒有前途的，因為如果中國人民不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，教育事業就沒有發展的前途，只有衰落的前途。

陶行知先生的理論與教育實踐，是有另外一種目的，就是喚起人民，自己解放自己，他把人民看作人，而不是看作奴隸與順民，他主張人民的解放。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，人民的智慧。所以，他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。在教育事業上，他同樣相信人民的力量，人民的

智慧。這種思想，充滿在他的著作之中。他主張人民自己爲自己辦的教育，才是理想的教育。他爲了這個主張，孜孜不倦，幹了一生。誰見過陶先生的，就被他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所感動，陶先生的這種教育思想，正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，正是爲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。以喚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爲目的的教育，是有極其寬廣的發展前途的。這種教育，在國民黨統治之下，受盡了壓迫，受盡了災難，不能得到寬廣的發展。這是因爲，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中國，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，乃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着的中國，陶先生和他的事業在那裏受到磨難，這種磨難乃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所受到的苦難的縮影。但是，這種磨難將是暫時的。在人民已經得到解放的中國解放區，陶先生的思想得到廣大的歡迎，他的理想被實現，被發揚光大。在將來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，也一定如此。所以，這種喚起人民自己辦的教育，才是爲人民服務的教育，才是人民自己的教育，才有光明的寬廣的發展前途。

要爲中國人民的教育事業服務，教育家是不能不問政治的，而且不能不在政治上堅決站在人民的方面，作堅強的奮鬥。這是因爲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這兩座大山，重重的壓在中國人民身上。爲人民的教育事業，也被這些反動勢力壓得不能發展。陶先生從九一八後參加救國會起，他的政治立場就很鮮明。在政治上，他與中國共產黨成爲民主運動中的親密戰友。陶先生所以如此並不是偶然的，他是從他的多年實際經驗中，深切了解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堅，

了解了共產黨的大公無私，共產黨的主張正確，共產黨在爲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奮鬥時堅強不屈，所以不怕一切誣譏壓迫，與共產黨攜手奮鬥。陶行知先生，在他的政治生活中，他的主張，他的行動，他的作風，他的與人民的密切聯系，他的刻苦耐勞，堅強不屈，視死如歸，都是人民的模範，不僅僅別人應該把它們當作模範來學習，我們二百萬中國共產黨黨員們也可把他當作模範來學習，陶先生所走的道路，是正確的。這正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像魯迅先生，鄒韜奮先生等所走的同樣的道路。

現在，陶先生不幸死了。他的死，是在爲獨立，爲和平，爲民主的奮鬥中勞苦過度而死。死的以前，國民黨特務暗殺了李公樸、聞一多等先生，并且準備了黑名單要暗殺上海許多民主人士，國民黨特務曾到陶先生寓所打聽陶先生的行蹤，顯然是想加害於他，陶先生自知身處險境，一夜整理詩稿十萬字，以便可以無所牽掛與敵人戰鬥，這裏表現了陶先生爲了人民解放視死如歸的偉大精神。可是，因爲過份勞苦，次日即突患腦出血逝世。

我們中國共產黨人，和解放區的教育界，要繼承陶先生的遺志奮鬥，我們要在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之下，團結得緊緊的，來爭取獨立和平民主，爭取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實現。我們解放區的教育界，要研究毛澤東同志和陶行知先生的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原理，並把它實現，喚起解放區的人民，更加積極的參加解放區的建設工作和自衛戰爭。

生先知行陶憶同

陶行知先生精神不死！

目次

代序

一 寫他在曉莊時代

一 初見

二 奇怪的考試

三 奇怪的開學典禮

四 和牛大哥同睡

五 向農民學習

六 革命軍攻入南京

七 砲火打不散

八 從野人生活出發

九 手腦雙揮

一 三 四 五 七 九 二 三 五

一〇 陶氏的思想基礎	元
一一 教育上的大革命	二三
一二 改名行知的由來	二七
一三 兩位徽州人——陶行知與胡適	元
一四 陶行知與杜威	三
一五 美國派的自由主義者	三五
一六 藝術家的生活	三九
一七 見得與見不得	四三
一八 爲民除害	四四
一九 馮蔣在曉莊	四四
二〇 封閉曉莊的內幕	四四
二一 陶氏被通緝逃亡	四四
二二 大屠殺	五〇
二 寫他在國難時期	
二三 苦悶中尋求出路	五三

二四	法國公園之夜	五
二五	實驗主義者的幻滅	五
二六	亡命日本	五
二七	第一流教科書和童話	三
二八	科學下嫁運動	六
二九	大眾化——向老媽子學習	六
三〇	不幸的科學工作者——高士其	五
三一	陶氏的治學和治事	三
三二	我有了新發現	五
三三	在低氣壓下奮鬥	六
三四	上海軍民爆發了抗日	六
三五	陶氏大轉變	六
三六	山海工學團	六
三七	小先生運動	二〇
三八	從報販工學團談起	二〇

三九	國民黨賣國賊的血腥鎮壓	二〇
四〇	普及人民需要的教育	二〇
四一	國難教育運動	二〇
四二	磨擦發生火花	二三
四三	救國會的誕生及其活動	二七
四四	出國與二次被通緝	二九
四五	陶氏的私人生活	二三
三	寫他在抗日和民主鬭爭時期	
四六	抗戰爆發了	二六
四七	回國三願	三三
四八	育才學校	三三
四九	三寸金頭	三六
五〇	碉堡生活	三七
五一	愛滿天下	三九
五二	爲難童請命	四〇

跋

五三	步步下降	一四二
五四	鳳凰山夜話	一四四
五五	在成都時的新發現	一四六
五六	城中生活	一四八
五七	惠書	一五〇
五八	社會大學與民主教育	一五一
五九	陶氏與新民主主義教育	一五三
六〇	永別	一六一

一 寫他在曉莊時代

一 初見

我一想趕陶行知先生，腦海裡就浮起二十多年以前的情景：那時正值五卅運動前後，英、美、日等帝國主義，瘋狂的剝削和屠殺中國人民，他們的血手從南方的廣東，一直伸展到北方，從東方的上海一直深入到西部內地。帝國主義像一隻全身武裝了的惡獸，在中國大陸上爬走着，吞噬着善良的老百姓。在這一羣惡獸前面，耀武揚威的奔逐着大批走狗——那些大小軍閥，成年的互相廝殺。

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內戰的不斷擴大，各省苛捐雜稅，層出不窮，兵差拉夫，人爲荒災，以及地租和高利貸的加重，使得農民進一步破產，流離失所，於是農民運動用各種形態興起起來了，南方開始了農民協會，北方農民則用原始的鬥爭形式——紅槍會，更發展了。產業工人在殘酷的壓迫剝削之下，生活更惡化，但有了新的覺悟。

就在這情形之下，爆發了五卅慘案，反帝浪潮首先由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用血來展開了，

這個浪潮很快就席捲了全國，帝國主義的大砲和賣國軍閥的槍刺，抵擋不住中國人民的怒吼，全國各大都市的商人都罷了市，學生都罷了課。

我們那時候組織了學生自治會，檢查日貨，募捐救濟工人，乘著不買票的火車，到鄉村和工廠去宣傳。有一天，譚代英到我們校裏來演說反帝運動，在他的鼓動教育之下，人人都想投奔革命。軍閥們的逮捕屠殺，並不能遏止青年人的革命熱情。

孫中山先生死後在全國舉行追悼會，更激發了革命情緒。我們打聽到廣東革命軍，仍在積極準備北伐。但南去的道路很遠，沒有去成。忽然有一天，有一位同學拿了一份鄉教叢訊月刊來，說起陶知行先生想辦鄉村教育，來改造中國。他過去熱心改造中國教育，後來又辦過平民教育促進會，最著重貧苦人民的教育。現在想辦試驗鄉村師範，培養新教師，來建立一百萬所鄉村小學，改造一百萬個鄉村，達到改造中國，使中國富強的目的。我聽了很高興。

大約是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，我懷著一顆景慕的心去會這位革命的教育家，在南京和平門外燕子磯一所鄉村小學裏，我們見面了。他說，好極了，你來參加，我們竭誠歡迎，我們試辦這所學校，是要來試試改造中國的道路。說話笑嘻嘻的，穿著藍色綢長袍，黑馬褂，圍著皮圍脖，頭上戴一頂呢禮帽，手裏提一根文明棍，那一副金邊眼鏡，格外顯出他的尊貴。雖不是西裝革履，仍不脫大學教授派頭，他和我們一同吃了飯，就乘著人力車回城去了。

心裏想，這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紳士派教授，居然能放下架子，到鄉下來辦學校改造鄉村麼？可是，對他的理想和試驗精神，對他那種自由的很和藹的態度，感到一種愉快，覺得這種試驗是有光明前途的。他似乎有一種力量能吸引住青年人的心，彷彿有一個奇跡，在他導演下，就要在我們眼前出現了。

二 奇怪的考試

春天的陽光照耀着幕府山下一溜煙的樹木，發出青灰色的光彩，空氣顯得特別新鮮，雖然是三月天氣，曉風依然刺人肌膚，我們的隊伍一共不過十來人，大家脫下長衫大袍，穿上草鞋，踏着薄冰向勞山下的曉莊進發，今天開始下鄉過農人的生活了。

我們到達曉莊時，只見那個村落不過三五家茅棚，是一座荒漠的鄉村。陶行知先生早已在那兒等候了。他也穿上草鞋，滿面笑容的迎着我們說，你們諸位下鄉了，以後要和農民做朋友，爲中國三萬萬四千萬農民服務，要改造中國鄉村，替中華民國創造一個新生命，今天就要舉行一個特別考試，看看是否能吃得起苦。

從農民那裏每人借到了一把鐵銼，又劃了一方荒地。就這樣，我們開始在勞山開起荒來。起先，我們把草鞋當套鞋兒穿在鞋子外面，免得把腳搓破，但在翻鬆了的濕軟的初墾泥上，草鞋和

鞋子都陷落下去，拔不起來，有人開始索性拋掉鞋襪赤腳。也有人，腳上和手上都起了泡。個個人都滿身大汗，累得氣吁吁的。陶先生不住的在地上走動着。

「嘻嘻，嘻嘻，」他張開嘴笑着說，「今天的考試，是破天荒第一次，你們的成績，足足夠一百分！」他說着也拿起那笨重得不聽使喚的鐵銼來，在地上翻動泥塊。

三 奇怪的開學典禮

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十五日，在勞山腳下一座墳塋地上，放上一張八仙桌兒，幾條長椅，這些都是臨時從附近村民那裏借來的。太陽從勞山後面升起，照着對面的紫金山射出紫藍色的光芒，充滿生意的嫩草發散出一陣陣清香，村民們三三五五成羣的向山麓走來，其中有拖鼻涕的小孩，有梳小髮結的老太婆，有拄拐杖的老頭，有結實的面龐紅勃勃的農村青年男女，他們是來看熱鬧的，也有的是被邀請來參加的。城裏的來賓不多，只有陳鶴琴，江恒源，姚文采等先生。這一簇人擁在山村的曠野裏，正在舉着曉莊師範開學典禮。主席是校長陶知行先生，他在光天華日的露天大禮堂上，致生動而有力的開會辭，他說：

「今天我們試驗鄉村師範開學的日子，我們沒有教堂，沒有禮堂。但我們的學校是世界上的最偉大的，我們要以宇宙爲學校，奉萬物作宗師。藍色的天是我們的屋頂，燦爛的大地是我們的